

今天是父亲节。我们常说“父爱如山”，是因为我们觉得在他的庇护下我们可以安稳地成长成家立业。我们很少去想，父亲也会衰老，会离我们而去，这是不是因为在内心里，我们不愿成为立在家最前面的那个人？欢迎继续投送美文、随想至“小时新闻·写点生活”，扫描左下角二维码，关注下期主题。

人间过客

□ 谭泊

星期天，回家看望老父。这几乎是一个程式化的安排了，只要没有特殊情况，我总会在这个日子，回家看一看父亲。

好像也确实只是看一看。许多时候，父亲抬起头看你一下，又低下头看自己的脚下——那儿也许有一个小木凳，也许只是一盆叫不上名的花，也许是一个装满了榔头、钳子、木凿之类工具的旧木盒。他艰难地俯下身去，用一双粗糙的大手漫无目的地捣鼓着，动作缓慢而又郑重，仿佛在完成一项重要的使命。

如果在二十年前，那双大手捣鼓着捣鼓着，说不定就会有一个精巧实用的物件魔术般突然出现在面前。这一点儿都不夸张，父亲曾经就是那样能干。

但是现在，那双大手捣鼓着，什么也不会改变了。

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事实上，即使我大声地说，大部分话语他也无法听清，重度耳聋已经伴随他十多年了。陪护他的姑妈在一旁不停地念叨，叫他不要搞这些没用的东西了，累身体的啊，可他偏要搞，怎么劝都没用。我笑笑，对姑妈说，也别劝他了，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，只要他愿意。

此刻，除了做那些莫名其妙的孩童般的动作，被各种疾病缠身的父亲，还能干些什么呢？

我大声地说些什么，父亲则含混不清地回应，答非所问。他捣鼓了一会儿，抬起头来，微笑着朝我挥挥手：看望过了，你早点回去吧，家里也有事的。

然后，他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，继续俯身捣鼓那些莫名其妙的物件。然后，我也像一个听话的孩子，告别了父亲。

我又一次完成了对老父的探望。这样的探望显然有一点敷衍。而在一次次的自责中，我反复地为自己辩解：除了这样，我还能怎样呢？那些无可抗拒的衰老和死亡，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和亲情，那些密布在人生各个阶段的无奈和伤痛，当它们悄悄袭来时，你又能怎样呢？

父亲的身体，正每况愈下。对于正在面对和即将面对的一切，许多想法，也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。几年前，他还乐观地宣称，要平静地走完人生，生命的最后时刻都不想进医院，“你们千万千万不要抢救”。但是现在，他差不多已经是医院的常客了，年初以来，三个月内两度入院。对于死亡的恐惧，使得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，病死，多难受啊。

那天，望着虚弱不堪的父亲，姑妈突然摇摇头，叹息着说：“唉，你爹现在是个客人了。”

姑妈轻轻的话声，父亲肯定是没法听到的，而我，则是振聋发聩。我怔了一下，没有多问什么。没错，姑妈说的是，我爹现在是个客人了！我清楚地知道，姑妈说的“是个客人了”，

应该指的是，父亲，也许在不长的时间内，可能就要离开我们了。

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客人，终究是要离开的。

可是，他是谁的客人呢？他是这个家的主人，老屋，老屋内的所有东西，现在，一切都是他的。我们兄弟姐妹三个，从未谈过“分家”，他也从未有过对身后事的交待。他就住在老屋。这是他和母亲一砖一瓦历经千辛万苦建起来的。当年建这个房子的时候，他们几乎倾尽了全部的心血，想的也许是这间给大儿子，那间给小儿子，现在，儿女们谁也没来居住。父母省吃俭用试图营建成大家庭的房子，到头来，依然只是自己栖身落脚的地方。

儿女们，陆续都有了自已的小家。

十多年前，每年春节，我们会回老屋住一两个晚上。那是一年中间这间老屋最热闹的时候，也是父母最开心的时刻。那时，父亲还能抱着那台平时放在一楼的笨重的29寸彩电，稳稳地把它搬到二楼的房间，不误我们看春晚。待到我们买了车，即便是除夕，吃完晚饭，还未收拾停当，父亲便开始“催促”了：早点回去吧，自己家里，睡得舒坦。

父亲无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。他知道，在儿女们成家以后，那个小家，才是自己真正的家，而老屋和老人，只剩一份情感的牵挂和责任。

那时，我们仿佛就是父母的客人。他们倾其所有，无比热情而开心地招待我们。

现在，姑妈说，父亲是个客人了。

曾经无比热情而开心地招待我们的主人，现在成了我们的客人了。可是，我似乎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，从来都是我们匆匆地回家，匆匆地看一眼父亲，然后就像客人一样匆匆地离去，怎么突然间，那个倾其所有招待我们的人，就要成为我们的客人了？

我难过了好一阵。晚饭时，我对爱人说，今天，姑妈说，我爹现在是客人了。我又补充了一句，当然，最终，父亲，姑妈，还有我们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客人，都是人间过客。

我莫名其妙地说着，自言自语，又有点语无伦次。眼眶，莫名其妙地有点湿润。

爱人一下子有点蒙了，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。当她听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，也蓦然变得有些难过，我那些语无伦次的话，一定引发了她的共情，并在瞬间触动了她内心深处的某个痛点。那一刻，爱人那双正准备夹菜的筷子在空中停顿了一下，然后挺认真地说：“对老人，我们是该好一些……”

可是，纵使像我们像父母曾经所做的那样，倾其所有，无比热情而开心地招待他们，也无法永远地挽留啊……现在，他们是我们的客人了。

父亲的手

□ 卢江良

在多年前写的一篇散文《失去梦想的手指》里，我描述过自己手指的形状，“白晰、均匀、细长”。应该说，我的这双手的形状，是遗传我父亲的，只是他的皮肤较为黝黑，手指虽也“均匀、细长”，但并不“白晰”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我与父亲曾多次坐在一起，翻看各自和对方的手掌，为自己拥有一双“秀手”而自豪。我们一致认为，长着这样一双手，是不合适干重活的；干重活的手，要十指短粗，手掌厚实，且长着老茧。

由于长着这么一双手，我高考落榜后，尽管没进过高校深造，然则通过写作这条途径，最终“逃离”农村，成了从事文字工作的城里人。而长着一双相同模样的手的父亲，显然没这般幸运，一辈子都生活在农村。

不过，在农村的父亲，他的那双手并不一直干重活。最初，他的手持教鞭和粉笔；随即，握了十五六年大型拖拉机的方向盘；有个时期，他还拿过漆刷、刮刀；之后，在很长的时间里，他先后在矿山和工地记账。

当然，父亲的手，也干重活。在做好“正业”之余，他与母亲一起下田地。此外，他还让母亲做帮工，改造了好几间脚屋。

除了驾驶拖拉机，其他手艺均系自学。

确实，凭着父亲的才智，他的那双手，本来用不着干这些的。在他十五岁那年，因为出色的绘画天赋，就读学校的七位教师来家里，要保送他上省城的一所美院，因为家境贫困和祖父的不理解，让他错失了良机。

后来，父亲又遇到过好几次契机，终究都选择了放弃。

二十岁那年，他跟母亲结婚，前后不到五年时间，便有了大姐、二姐和我，加上当时还需赡养年迈的祖母，根本容不得他顾及自身的发展。

等我成年后，了解了他的往事，曾提议他重圆旧梦，可断裂已久的翅膀，哪还飞翔得了？或许，父亲早谙此理，所以把一切希望，都寄托在我的身上。对我孩提时学业上的严厉和成年后事业上的支持，都足以佐证。

此后，我每当看到父亲的那双手，总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愧疚，觉得他的那双手本来可以握着画笔的，由于他的极度责任感，以及对我们的深爱，选择抛弃了自己的追求，长年累月地干着与他的那双手极不相应的活。那种时候，我总提醒自己努力些，在事业上走得更远些，一则能够弥补父亲未圆的梦想，多少使他感到安慰；二则改善我们的经济条件，让父亲的双手能够闲下来。然而，对于后者，其实只是我一厢情愿。

特别是父母步入古稀之后，我曾无数次如此设想：等自己退休了，就时不时地回老家去，或将父母接到杭城居住，那时他们已年过八十，走路必定有些踉跄，我就牵着他们苍老的手，出门晒晒太阳，乘乘风凉……

可是，我还是没能等到牵上父亲手的那一天。

2020年5月上旬，父亲因腹部难受加上气喘，在医院留观室待了三天后转到血液科……

深深地记得，父亲转至血液科病房时已没有多少知觉，我陪坐在病床右侧，握起他摊放于床沿的手，目睹着奄奄一息的他，不由得心如刀绞。我低声鼓励：“爹，您再坚持一下，您再坚持一下。”忍不住泪如雨下。

也许，父亲还有一点知觉，他感知了我的哭泣，那只手蓦然挂了下去。因为自成年起，我从未在人前哭过。而那刻的哭泣，使父亲明白背后的意味，再也没有信心坚持下去。这让我后来无比悔恨。

抢救了13天，被告知无治。将父亲送回老家的那天，整个下午我都握着他的手。那是一双黝黑而浮肿的手，我感到那么陌生，可又是那么熟悉。直到傍晚，因操办后事需要，在亲戚再三劝说下，我才不舍地松开。

在之后的日子里，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总会无数遍地回想我们翻看各自和对方的手掌的情景。我想，这样的时刻，不可能再重现。但父亲的手，已被我的心紧紧握着，永远不会松开。

写点生活



陈骥

你写，我来发



·看好文，写好文，来这里·